

# 第一章

##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

任何一个哲学家对于哲学的研究都与他对于哲学本身的理解，或者说与他的哲学观密切相关。维特根斯坦对于当代哲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也是与他对于哲学的重新理解分不开的，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重新理解可以说是哲学史上和哲学观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说在传统上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的本质，探讨的是本体论问题，那么近代哲学研究的是认识论问题。哲学家们企图建立像数学一样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是关于真、善、美、知识等等抽象的对象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哲学知识体系。比如笛卡儿试图探讨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科学知识应当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观上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他认为哲学不是科学，哲学的探讨不是科学的探讨。哲学研究既不是要为科学奠定基础，也不是要建立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知识体系。在早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命题是不可说的，如果说出来，那么，它们都是一些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虽然后期维特根斯坦仍然认为，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命题，但是，这种命题之所以无意义不是因为它们在经验上不可证实，而是因为它们不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用法。这样哲学的研究就从认识论的研究转向语言问题的研究，这就是从日常语言的分析化解哲学问题。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是使 20 世纪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的领袖之一。他在哲学问题的性质、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

哲学的目标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新的观点，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探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无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还是对我们深化当代哲学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 一、哲学病的重新诊治

维特根斯坦认为长期以来哲学所探讨的许多形而上学问题是假问题，是哲学中的病态表现。哲学的研究就是要诊治这种哲学病。

### （一）哲学病的主要起因：偏食

与前期维特根斯坦不满意于日常语言不同，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日常语言是具有良好的逻辑秩序的，哲学研究不是要构筑某种理想的语言。<sup>①</sup>在他看来，哲学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于日常语言的误解造成的。例如在儿童时代我们就学会了用名词来指称它所代表的东西，于是我们就认为所有的名称都代表某种东西，我们便习惯于用名和实或者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字词。但是，对于同一个字词的多种含义，往往难以理解。维特根斯坦说：“应该记住孩子相信（或接受）一个词确实有 / 能够有 / 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是多么困难啊！”<sup>②</sup>“为什么语法问题如此棘手，似乎难以解决？——因为它是与最古老的思维习惯即扎根于我们的语言本身的印象相联系的。”<sup>③</sup>由于我们对待语言已经形成了某种习惯，在哲学研究中也僵化地按照一种思路、一种模式

① BBp28。

② POp187。

③ POp184~185。

来理解日常语言，而缺乏对日常语言的“全貌概观”（*übersicht*），即全面掌握字词的多种意义。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话来说：“哲学病的主要起因——偏食：只用一种例子来滋养思想。”<sup>①</sup>

日常语言的外在相似性使我们按照一种思维逻辑来理解日常语言，把所有的日常用法都等同起来。维特根斯坦指出，在使用字词的时候，日常语言中存在着“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之分。“表层语法”是普通语言学所说的语法。比如“*I have a book*”与“*I have pain*”在表层语法上是一致的。这种外在形式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和欺骗性，它使我们困惑于哲学的迷雾之中。在这里虽然“我有痛”和“我有一本书”都同样是“有”，但是，这两者的含义不同。如果我有书，那么我可以把书送给别人，但是，如果我有痛，我却不能把我的痛送给别人。表层语法常常欺骗我们，使我们把两者等同起来。在日常语言中，书写、说话等都伴随着某些身体的动作，都用手或咽喉从事外部活动，于是我们就从思考、书写、说话等词使用的相似性中得出结论：思考与书写、说话一样，必定存在着思考的场所——大脑，并把“思考”看作是指称一种思维活动。<sup>②</sup>许多人因此设计出与这种活动相对应的精神实体。“思考”以及与思考相似的“理解”（*to understand*）和“意味”（*to mean*）都被看作是一种心理过程，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所否定的心理主义。不仅如此，我们还倾向于为每一个词设置一种心理图像，把每一个词的意义都看作是某种心理活动赋予的。毫不奇怪，当人们发现房子失火而惊呼“火”时与人们在寒冷的冰天雪地里找火取暖发现火并高呼“火”时，“火”的含义确实是意义不同的。心

① PI § 593。

② 参见 BBp6~7。

理主义认为，在这里存在着情感、意愿等心理因素伴随着语言活动。于是理解意义的过程便成为重建心理活动的过程。人们把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的意义都与一种心理活动联系起来。一直困惑着哲学家的难题似乎可以解决了，逻辑中的否定、选择、推理等逻辑连词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意义是否定的感觉、迟疑的感觉、如果的感觉等等。人们于是用心理主义的单一模式来思考问题，哲学病由此应运而生。

日常语言的相似性还表现在它们的结构相似性。维特根斯坦说：“这些关于词的用法的误解，除了其他因素，是由语言不同区域的表达形式之间的某些类似所引起的。”<sup>①</sup>从词的使用形式来看，思考、书写、说话都是一种活动，书写产生的结果是文字，说话产生的结果是声音，思考产生的结果应当是思想。既然作为书写的结果的文字和说话的结果的声音都是直接可感知的，那么思考的结果也应当是可感知的。人们也试图寻找可感知的思想。从语言现象上可以看出，“桌子”、“房子”等都可以找到一个可感知的物体与之相对应，都有一个支撑物（substance）——实体。于是，我们就企图为每一个名称寻找一个实体，如思想的实体、数的实体、长的实体。我们不断地提出“桌子是什么？”“数是什么？”“长是什么？”的问题。当我们寻找“5个红苹果”时，我们找到了“红”和“苹果”，却无法处理“5”，不知道“5”在何处。<sup>②</sup>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设想了不可见的实体的存在，于是我们便进一步设定了“真”的实体、“善”的实体、“美”的实体。在哲学研究中，我们根据命题形式的相似性把一种句子形式投射到另一种句子形式上。例如，我们常说，可以肯定明天要下雨，可以肯定3大于2，可以肯定我牙痛。我们拘泥

① PI § 90。

② PI § 1。

于句子式的一致性，认为这种确定性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看不到它们是不同的种类的命题。经验命题是可以经验证实的命题，如明天要下雨，数学命题是逻辑上真的命题，是不能经验证实的命题，如 3 大于 2，而可以肯定我牙痛既不是经验命题又不是数学命题，而是第一人称的心理命题。它既不是逻辑上真的命题又不是可以用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命题。可是我们却一股脑地用经验证实的原则来看待这些命题的意义。这表明：“我们应不断地突出各种区别，我们的普通语言形式很容易使我们忽视这些区别”。<sup>①</sup> 维特根斯坦认为，字词的用法是千差万别的。哲学研究上的全貌概观就是要使我们掌握字词之间的各种差别。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颇有点苏格拉底的风格。在他的《哲学研究》中，他设想了一个反对者与他讨论问题。他总是不断地提醒他的反对者注意概念和命题之间那些常被人们忽视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对于理解哲学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在《哲学研究》中虽然维特根斯坦没有明确批判哲学史上的某种观点，但是他所设想的反对者，实际上就代表了哲学史上的种种错误观点。他的一句名言：“我教你们以差别”，表明他就是要通过对于字词的差别的分析来揭示哲学史上的种种错误观点。

日常语言中的这种相似性是人们很容易直观地了解到的。人们很容易受表层语法的引导，而忽视深层语法上的差别，这就常常会产生了一种语法的幻觉。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或思想）是某种奇特的东西’——这已经证明是一种迷信（不是错误！），产生于语法的幻觉。”<sup>②</sup> 按照这种幻觉，人们认为，字词是死的符号，但是由于某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它具有某种活力，并能够指向现实。语言被人们看作某种奇特的东西，具有某种神秘力量

① PI § 132。

② PI § 110。

的东西。人们迷信于这种幻觉，受到这种幻觉的欺骗，用一种方法、一种态度对待这些语言现象，看不到它们在不同场合、不同语言、不同用法中的不同作用，从而无法对语言的用法作全貌概观。哲学的任务不是要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找出它们的逻辑结构，不是要改善日常语言的用法，使其更加精致，更加精确。维特根斯坦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以闻所未闻的方式为字词的用法改善或完善规则系统。”<sup>①</sup> 哲学的研究就是要对语言的用法作全貌概观或全貌再现，掌握语言的各种不同用法，并描述这些不同用法。哲学研究的性质不是由它的研究对象，而是由哲学的问题所决定的，是由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所决定的。哲学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是描述这些问题，消解这些问题，而不是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他强调：“真正的发现是当我想研究哲学时使我能够停止这样做。——即给予哲学安宁，这样它就不再会被它自身提出的问题所折磨。”<sup>②</sup> 维特根斯坦相信他在研究哲学中的真正发现就是告别早期哲学，不再努力寻求改善或完善日常语言系统，而只是描述哲学问题，揭示它们对语言产生的误用，从而化解哲学问题。这样哲学便得到安宁，不再被它自身提出的问题所困扰。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区别语言的不同用法，描述这些用法，化解哲学问题等活动就是哲学研究。

## （二）哲学问题的形式：我不知路怎么走

我们的哲学病根源在于偏食，根源于我们对日常语言的片面理解。这种理解方式实际上也是把日常生活的语言与日常生活割裂开来。治疗这种哲学病的方法就是看这些词语在它们的“老家”——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使用的。我们所提出的许多哲学问题

① PI § 133。

② 同注。

实际上是以对日常生活的玄想即脱离生活的思考密切相联系。这就常常使人们对日常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产生困惑，使人们找不到产生这种困惑的根源。人们提出的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特征：“我不知路怎么走”<sup>①</sup>。很显然，我们每天都走路，但是当我们将脱离生活，提出走路是何以可能的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时候，我们便“不知路怎么走”了。

维特根斯坦强调，日常语言是在日常生活行为中提炼出来的，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他说：“语言……是一种提炼，‘开始是行为’。”<sup>②</sup>但是，当我们从事哲学研究时，我们却把日常语言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提出一些脱离生活的问题。他指出：“使我们感到迷惘的混乱产生于语言像马达空转的时候，而不是它正常工作的时候。”<sup>③</sup>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明确无误地知道，一个物体在我们没有感觉它的时候，它仍然存在。但是当我们从事哲学研究时，我们便提出，我们怎么知道一个物体在我们没有感觉它时它仍然存在。另一些人则提出相反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感知到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面对这些问题，哲学家们总是不断地努力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维特根斯坦却不同，他认为，哲学研究并不试图给这些问题提供任何答案。它既不努力证明事物在人们未感知到它的时候仍然能真实存在，也不说明人们感知到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哲学不提出任何假设并在公设的基础上进行论证，提出理论，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这或者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识，或者是一些准科学的幻想。维特根斯坦说：“假如有人试图在哲学中提出论点，就永远不可能同它们辩论，因为每个人都会赞成

① PI § 123。

② CVp44。

③ PI § 132。

它们。’<sup>①</sup>他强调：“在哲学中，我们不做结论。……哲学只陈述每个人都接受的东西。”<sup>②</sup>这就是说，哲学不解决上述问题，而是要提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如何使用这些语言的，把这种语言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生活中，使人们对日常语言获得全貌概观。如果说哲学要给人们提供什么东西的话，那么这不过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识，人人都会赞同它，我们也不必同他们争论。维特根斯坦强调：“‘朴素的语言’即我们表达自己的一种朴素的、正常的方法，不包含任何看的理论——不给你展示一种理论而仅仅展示一种看的概念。”<sup>③</sup>哲学的工作就是指出哲学玄想的错误，揭示这种哲学玄想是如何产生的，表明它们是如何误用日常语言的，从而化解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曾经把哲学问题比喻为保险箱上的锁，他说：“哲学问题可以被比喻为保险箱上的锁，它可以由旋转某个词或者数字来打开，因此，只有碰到这个词，锁才能被打开，而任何其他强制力量都不能打开，一旦碰到这个词，儿童都能打开……如果它被碰到，任何力量都不需要就能打开门。”<sup>④</sup>这就是说，哲学问题的解答不是依靠某种强制的力量，而是依靠正确地使用字词，一旦掌握了正确使用字词的方法，那么即使是儿童也能够解答哲学问题。他认为，在哲学研究中，没有哲学命题，只有对哲学命题谬误性的说明，没有对哲学命题的严密的逻辑论证，只有对生活语言的总体描述，对日常语言的辨析。这就是说，哲学不解决问题，而是通过辨析消解问题，“它让一切保持现状”。<sup>⑤</sup>

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研究看作是对日常语言的描述而不提出任

① PI § 128。

② PI § 599。

③ Z § 223。

④ POp175。

⑤ PI § 124。

何理论，这是不是意味着把哲学变成一种常识，而哲学仅仅为常识辩护，是不是意味着哲学的终结呢？在罗素看来，哲学就是要借助于常识来透视现实，它比常识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维特根斯坦对此持一种根本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哲学不揭示日常生活背后的东西，不揭示生活的本质，更不是要通过常识揭示事物更深刻的本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哲学停留在日常生活的信念之中。维特根斯坦以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我们在一个城市中生活，城市的具体的某个商店、街道、邮局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但是哲学研究不停留在我们所熟悉的东西上，而要努力获得全貌再现。日常语言是我们所熟悉的东西，但日常语言的外在相似性却又导致了我们的误解，使我们产生了许多哲学病，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对日常语言有整体的把握，没有对它们达到全貌概观。他说：“语言是一座路的迷宫。你从一边进去，知道怎么走出；当你从另一个方向来到同一个地点，却不再知道怎样出去了。”<sup>①</sup>对于同样一个句子“我看见那只红色的苹果”，从日常语言的角度来看，这是生活中普遍接受的，然而如果你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那么这就会出现你如何能相信你的眼睛的难题，你就走不出语言的迷宫。哲学的研究就是要给语言的迷宫绘上一张地图，使人们对日常语言的用法有总体的把握，使人们努力澄清语言的用法，搞清楚哲学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从而消解这些问题。有了这张地图，人们就能轻松地走出语言的迷宫。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些表面上看来是常识性的句子，如“物体在不感知它仍然存在”，“外部事物是存在的”却很容易使我们产生误解，这些句子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哲学研究就是要表明，我们不能把它们宣布为哲学命题，而是要把它们看成是“语法命题”，这就是说，这些句子是规定字词的用法的，比如“物体”这个概

① PI § 203。

念是在“我不感知它它仍然存在”的意义上被使用的。

把哲学命题化解为语法命题并不意味着哲学消亡。维特根斯坦曾经对他自己的哲学研究方法做了这样的比喻。以往的哲学研究试图回答那些不可回答且难以回答的问题。这就如同把一个无限长的纸条沿着长度的方向分成几根无限长的小纸条。相反，他自己的哲学研究是把这根无限长的纸条划分成无限多的短纸条。这就是把那些不可回答的哲学问题分成无限的可回答的小问题，哲学研究的每一步都是解答这样一个小问题。哲学研究就是在研究这些无限多的小问题中取得进展。因此，维特根斯坦给哲学问题指出的出路并不是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宣告哲学的终结。维特根斯坦说：“人们总是听到这样的说法，哲学事实上没有任何进步，那些困扰着古希腊人的哲学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那些说这些话的人并不了解事情会如此/必然如此/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语言仍然是一样的，它引导我们一再提出同样的问题。只要有‘是’（to be）这个词存在，并且似乎可以像‘吃’（to eat）、‘喝’（to drink）一样起作用，只要有像‘同样的’、‘真的’、‘假的’、‘可能的’这些形容词存在，只要人们一再说时间的流逝，空间的扩展等等，人类就会不断地碰到同样神秘的困难，并惊异于这些任何解释都不能消除的困难。”<sup>①</sup> 长期以来人类之所以一直被同样的哲学问题所困扰，是因为人们始终以科学的方式对待哲学的问题，并试图以科学的方式解答这些问题。因此，人们被语言的相似性所迷惑，总是提出同样的问题，碰到同样的困难。只要人们改变这种哲学观，探讨人们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中所使用的字词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使用的，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哲学就可以取得进步。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逻辑，哲学发展是通过全貌再现逐步澄清哲学问题、解除人们因日常语言的

<sup>①</sup> POp186~187。

困惑而取得的。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展不断产生新的概念，并对字词产生新的用法，哲学难题和困惑也随之产生。但是这些问题不可能靠科学知识来加以解决，而只能通过语言的分析来加以澄清。旧的问题澄清了，以新的方式出现的语言困惑会出现，澄清这些问题就是哲学的进步。因此，哲学既不会沦为常识，也不是为常识辩护，它更不会因此而终结，哲学在澄清字词的混乱中取得进步。

### （三）哲学的结果：揭开一个又一个十足的胡说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主要是否定性的。他的哲学主要是揭示哲学病产生的根源，医治这种哲学病。他致力于澄清人们对语言的误解和误用，说明一个又一个哲学命题。他说：“我想说的是：把一个不明显的胡说变为一个明显的胡说。”<sup>①</sup>并强调，“哲学的结果是揭开一个又一个十足的胡说和理性举头向语言的一些界限碰撞后留下的一块块的肿块”。<sup>②</sup>在我们的哲学中，某些被当作不言自明的东西中隐藏着“十足的胡说”，它们外表上的不言自明性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哲学的价值就在于驱除日常语言和常识中的这些诱惑，揭开隐藏着的十足的胡说，或者说使“不明显的胡说”变成“明显的胡说”。比如，“事情是如此如此”这个句子在《逻辑哲学论》中被当作命题的一般形式，并被认为是可以与现实一致或不一致的。这个表面上看来不言自明的东西实际上包含着不明显的胡说。后期维特根斯坦强调，这个句子“听起来像个命题”，实际上如果要把它作为一个一般性命题来理解，那么它就可以被看作是逻辑变项，作为一个逻辑变项，我们可以用任何一个字母来表示它。然而任何人都不会把一个字母当作命

① PI § 464。

② PI § 119。

题的一般形式。作为一个句子，它所起的作用需要根据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它来说明。因此，“说这个命题同现实一致（或不一致）显然都是胡说”。<sup>①</sup> 我们看到，人们在使用字词时，有时不按照日常语言使用的规则使用它们，超出了语言使用的界限，制造了一些无意义的胡说，而这种胡说却又是常常隐藏着的。维特根斯坦认为，他自己的工作就是要在人们容易犯错误的地方，提醒人们这里存在着哲学上的陷阱。他把哲学研究的任务作了这样的比喻：“语言对于所有的人都包含了同样的陷阱——保存完好的//可能的//错误路径的巨大网络。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人走在同样的路径上，早已知道他们会在哪里转弯，会在哪里继续向前而没有注意转弯处等等。因此无论在哪里产生错误路径的分叉，我都要放上标记，以便帮助人们通过危险地带。”<sup>②</sup> 由此，哲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仅仅是帮助人们了解语言上存在的陷阱，从而避免某些形而上学错误。

从肯定的方面来看，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研究就是在语言使用方面建立秩序。这就是要重新编排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如同把图书馆的书重新编排一样，把那些本质上属于同一类的东西放在一起编成一排，把不属于同一类的东西区别开来。<sup>③</sup> 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想在语言使用的知识中建立一种秩序：带有某种特殊目的的秩序；许多可能秩序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秩序。”<sup>④</sup> 哲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澄清理性的胡说。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在语言使用中建立秩序，把不同种类的东西区别开来。由于我们是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而建立秩序的，因此这种秩序不

① PI § 134。

② POp185。

③ BBp44。

④ PI § 132。

是唯一的秩序，而是语言的许多可能秩序中的一种。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人们之所以提出哲学问题是因为他们误用了字词。比如，在哲学中，人们说，一个东西在我没有看到它时就不不知道它是否存在。这种看上去无法回答的哲学问题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而只有我们在进行哲学研究时才存在。这表明，人们在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不是生活问题，而是字词使用上的问题。哲学问题的提出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字词使用的问题的存在。他说：“哲学问题是对于我们的概念中的无序性的认识，可以通过使之秩序化加以解决。”<sup>①</sup> 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就是重新使字词的语法秩序化，揭示哲学问题的提出不过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字词的误用，说明人们提出的哲学命题不过是有些十足的胡说。他强调：“人们深深地陷入了哲学的，即语法的混乱之中，为了使他们摆脱这些混乱，就要首先使他们从困扰着他们的无限多重的复杂联系中摆脱出来。可以说，人们必须重新组织我们的整个语言。”<sup>②</sup> 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重新组织我们的日常语言，使它们建立新的秩序，而不给人们提供理论，也不提出任何观点，而只描述语言使用的秩序，不试图改变语言的用法。他说：“哲学不能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sup>③</sup> 通过这种描述告诉人们字词的使用应当是这样的，从而使人们认识形而上学在使用语言上的错误。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上述看法，哲学既没有命题，也没有理论，更不提供任何知识，它只是描述语言的用法，它让一切保持现状。如果说它给人们提供什么的话，那不过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识。这样，哲学的观念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发生了一个急剧的转

① POp181。

② POp185。

③ PI § 124。

变。在传统哲学中，它是科学之科学，它为科学奠定基础，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它从神圣的殿堂被拉到了人间生活，从深奥的玄思转化为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哲学的传统地位被动摇了，代之而起的是对日常生活知识的描述和朴素语言运用的分析。这就出现了两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第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显然与自己的哲学研究方法相矛盾。在他的哲学研究中，他提出了“用法即意义的理论”，提出了“私人语言”的理论，分析了“家族相似”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内在的过程必须有一个外在标准”的重要哲学命题。这些东西显然超出了日常语言描述的范围。如果它们被看作是理论或命题的话，那么这便与维特根斯坦的主张相矛盾。第二，如果哲学仅仅是对语言用法的描述，那么这种描述对解决当代哲学问题的意义何在？

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哲学不提供理论和命题的观点并不排除对方法论的描述，也不排除对语言用法的描述。如果把这种描述称作理论的话，那就必然引起混乱。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不能被称为理论。维特根斯坦所反对的只是哲学家们所建立的关于自然、思维和语言的准科学理论，反对建构所谓的语义学理论、认识论理论。因为这些理论的结果最终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十足的胡说”。他反对把哲学描述与科学理论等同起来。如果说对心理主义、经验主义的批判包含着理论的话，如果说从方法论上系统地澄清概念之间的相似性、差异性，说明“心理”、“思想”、“语言”等概念的使用方法包含着理论的话，那么维特根斯坦无疑也建构一种“理论”。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理论应该包括假设、推理、论证、预言、证实的过程，这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特点，哲学研究不具有上述特征，因此哲学研究的结果不是理论。它只是对语言的用法的描述。另一方面，科学理论追求一种精确性和完备性，而哲学却不追求这样的精确性和完备性。这并不是说哲学对精确性和完备性不作任何说明，而是说，哲学对它

们的说明和对科学的说明不同，哲学无法在精确与不精确、完备与不完备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哲学并不企求找出这条明确的界线。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不追求精确性，而追求一种全貌概观”<sup>①</sup>。应该承认，维特根斯坦也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句子如“一个内在的过程需要有外在的标准”，但是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不是哲学命题，而是“语法命题”。它只是说明了我们使用某些具有心理特征的概念如“思考”、“计算”等的使用规则。我们之所以没有把它们当作语法命题是因为我们按照传统的哲学观而没有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对待这些命题，如果说它是一个哲学命题的话，它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哲学真理，而只不过提出了人所共知的常识。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长期以来，我们在哲学研究中总是试图寻求某种哲学真理，探讨某种最具概括性、最具基础性的哲学知识，并按照准科学的模式来建构这种哲学知识体系。虽然我们一再声称，哲学不是科学之科学，但是我们在哲学研究中总是试图为科学奠定基础，试图使哲学成为超科学，成为科学之科学。我们的哲学深深地受到西方哲学的传统的影响。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向这种哲学传统提出了挑战，把我们以往所发现的哲学真理看作是无意义的胡说。从维特根斯坦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我们应该开始反思我们的哲学研究的传统。

应该承认，当代哲学中的某些争论不休的问题，特别是某些形而上学问题严重地困扰着哲学的研究。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探讨这些问题的产生根源，主张通过语言的分析澄清这些问题，而不试图提出解答这些问题的理论。这确实给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这就是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本身，看一看

<sup>①</sup> Z§464。

它们是不是一些不需要回答的“假问题”。

在哲学研究中某些哲学问题本身（或者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问题解决之前的状况”）就值得进一步思考。换句话说在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就应当首先问一问我们自己，这些问题是如何提出的？这些困惑我们理智的哲学问题是不是我们理性的某种病态状况的表现？是不是这些问题本身的提出就是一个错误呢？维特根斯坦曾作过这样的比喻：“哲学家的行为经常与小孩的行为差不多。小孩在一张纸上胡写乱涂后问大人：‘这是什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人曾几次给小孩画图画，然后说：‘这是一个人’，‘这是一幢房子’，等等。后来小孩也涂画一些符号，问道：‘这是什么？’”<sup>①</sup>很显然，哲学家应当放弃按照单一的思维模式而提出的这类孩子般的幼稚问题，正如当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某些人提出谁产生了第一个人和自然界的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你的问题本身是抽象的产物，请你问一下自己，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请你问一下自己，你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sup>②</sup>这样的问题的提法本身是荒谬的，我们应当放弃问题的这种提法。

## 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法论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观上主张，哲学不提出理论，不提出哲学命题，而只是进行语法的描述。这种语言的描述方法是多样的，其中包括“治疗疾病的方法”、“全貌概观的方法”、“家族相似法”等。

<sup>①</sup> CVp23。

<sup>②</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7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

### （一）我们的思考不可能是科学的思考

与罗素等人相反，后期维特根斯坦坚决否定哲学具有科学的性质。他认为，哲学与科学有根本的差别。一方面，这种差别表现在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结果上。哲学研究不提出任何理论，也不提出任何命题，而科学研究必定提出某种假设，并通过论证和反驳建立理论，从而逐步接近科学真理。另一方面，这种差别还表现在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方法上的根本性差异。他指出：“说我们的思考不可能是科学的思考，这是真的。我们没有任何兴趣从经验上发现‘同我们的先人之见相反，如此这般想是可能的’……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思考中，必定没有任何假设的东西。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解释，而且必须用描述取而代之。”<sup>①</sup> 在科学研究中，人们通过经验研究提出假设，并通过一系列的分析、验证来否定或确证假设；通过对经验的研究发现事实，论证某些旧观点（先人之见）是错误的，并提出另一种新观点。而在哲学研究中，我们不通过经验研究获得新的发现，也不提出理论，因为发现新的事实，提出新的理论无助于解决哲学问题，哲学命题不是经验命题，不是事实命题，而是概念性的命题，是语法命题。在自然科学中，如心理学可能研究概念形成的原因，但这却不是哲学家的工作，哲学家不像心理学家那样研究因果联系。他说：“我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概念形成的可能原因，我们并不是在搞自然科学。”<sup>②</sup> 人们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之所以把“思考”看成一个奇妙的过程，把“思考”看作指称一个内在的实体，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某种研究因果联系的心理知识，而是因为人们缺乏对心理学概念的总体把握，从而导致对

<sup>①</sup> PI § 109。

<sup>②</sup> PI p230。